

云南工业遗产如何「潮」起来

刘永临



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真实载体，工业遗产见证和记录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抗战时期，昆明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之一，许多工矿企业相继迁到昆明办厂，昆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军工、民用企业，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工业建设突飞猛进，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发展，云南地区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工业企业和众多名牌工业产品。云南百年工业化历程，创造、积淀出丰厚的工业遗产。2024年以来，云南省共认定、公布了16项省级工业文化遗产，其中，9项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名录。目前，全省各地仍有大量工业遗产有待人们挖掘、评估和保护。

讲好云南工业遗产历史故事，传承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

以工业遗产为依据，讲好近代以来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中国人民怀抱实业救国理想，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前赴后继、不折不扣地建设工业强国的奋斗故事，既能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提供重要精神动力，也能为谱写新时代中国工业化新篇章提供宝贵历史经验。在云南工业遗产名录中，有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1912年建成发电），1939年在昆明建成投产并生产出我国第一根电线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今昆明电缆厂），1939年在昆明海口建成并试制出我国第一架军用望远镜的第二十二兵工厂（后为国营第二九八厂），仿制捷克轻机枪的第五十一兵工厂（后为国营第三五六厂），以及云南冶炼、火电、建材、纺织、制茶等行业的先驱企业昆明钢铁厂、开远发电厂、云南水泥厂、大理州纺织厂、大理造纸厂、凤庆茶厂、下关茶厂等。这些工业遗产涵盖了军工民品、轻重各业，代表了云南近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科技和社会价值。以云南工业遗产项目为主题，主线，编写云南工业发展历史读物、创作云南工业遗产题材文艺作品、传播云南工业遗产知识信息、建设云南工业遗产博物馆，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科教兴国教育以及乡土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讲好云南工业遗产故事，应在全面挖掘、整理、保护工业遗产项目历史遗存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云南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建设、展览工作，以昆明地区工业遗产项目为例，西山区海口街道分布着石龙坝水电站、国营第二九八厂、国营第三五六厂、云南水泥厂等4项工业遗

云南傣族历代土司印章——

受印守土 安边固疆

朱龙科

“印者，信也。”印信在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印信，迄今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传入傣族社会已七百五十余年。一枚小小的印章，如何承载诚信与文明？也许你可以在云南傣族土司印章展中找到答案。

近日，德宏州博物馆与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共同举办了《受印守土安边固疆——云南傣族历代土司印章展》，该展以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八十余方傣族土司印章展示傣族印章的全貌，勾勒傣族土司印章发展变化的历史根源、发展脉络。

自元代始，中央王朝给附册的傣族酋长封官、颁印，历元、明、清三代至民国，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给土司颁发印信，是正式任命土司代朝廷管辖这片祖国的领土，对外，卫疆；对内，安民。否则，该土司会被罢黜。

傣族印章文化是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创新所形成的富于傣族审美情趣和特色的文化。自清代晚期到民国时期，傣族的许多土司、属官，不仅有精心铸刻的名章，而且不乏高雅闲章，祖国边疆受中华文化影响沁润的广度和深度，于此可见一斑。

此次展览展出的印章材质多样，品类齐全，体系完备，金属材质的铁印、铜印，象牙材质印章，石刻印章，木刻印章，盛装官印的印匣。从印章材质到印匣套装，各种展品，一应俱全。印章材质反映出时代背景，清乾隆年间铸造的土司官印多以青铜为主，铸印工艺精湛，显示出清王朝鼎盛时期雄厚的财力。

此次展出的印章，时代最早的是至元三十年颁发的“勐往甸军民官印”。展

现，昆明西郊成为云南工业遗产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应在做好单个遗产项目历史遗存传承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建设海口片区工业遗产博物馆群，打造集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宣传教育、科学研究为一体的海口片区工业遗产主题科普研学实践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现云南各族人民学习新知、开放创新、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宣传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自力更生、赶超先进的民族自强精神。

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现代城市文化生活新空间

工业遗产既是城市工业文明的见证，也是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要求，做好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工作。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工业遗产、厂矿旧址等工业文化资源实行“旧物”改造利用，打造出一批有历史风貌、文化韵味、工业风格、商业活力的工业文化园区，成为城市新的文化地标和商业街区，如北京的798园区、首钢园区等。云南省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上，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如昆明市以城市及周边的一些废旧老厂区、老厂房、老设施等工业遗产作为载体，在保留工业遗产的历史风貌的同时，引入文化创意、艺术展示、休闲娱乐等多种新业态，新模式，通过创意改造和业态融合，打造出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城市文化生活新空间。2023年2月，云南省在全省命名了12个文化产业园区，昆明地区共有昆明金鼎文化创意园、昆明C86山茶坊、昆明拾翠国际园艺区和昆明云纺文创意园等4个文化产

业园区入选，它们均是由工厂旧址转型而来——昆明金鼎文化创意园由昆明轻工机械厂旧址转型而来，昆明C86山茶坊由云南电视机厂旧址改造而来，昆明拾翠国际园艺区由昆明氧气厂车间改造而来，昆明云纺文创意园由云南纺织厂改造利用而来。这些工业遗产经过文化包装和商业创意的赋能改造后，更体现出其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

云南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应根据遗产的地理位置、资源类型、行业特点、保存状况等，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做好“活化”利用工作。如一些产业（行业）特征突出、历史风貌鲜明、体量庞大、保存完好的工厂矿区，可以历史文化街区（社区）的形式加以保护利用，建设成为旅游观光景区、影视拍摄外景基地等；一些保存完好、质量可靠的厂矿建筑（职工宿舍、办公楼等）可改造成为民宿接待设施，满足川渝及其他省区居民来滇避暑、过冬的旅居需要等。

促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开发有机融合，开辟工业旅游新天地

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见证和载体，工业遗产所蕴含的历史、科技、文化信息，所展现的历史景观风貌，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风尚，具有重要的观赏、体验、研究价值，可以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来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在旅游效应的带动和加持下，焕发新的生机，实现新的价值增值。

一是开展工业遗产主题游。将工厂、矿区打造为新的旅游景区。对于经营历史悠久、厂（矿）区规模大、产品专业性强、社会知名度高的工业遗产，可以开发为专门的主题旅游景区，如茶文化、钢铁文化、军工文化等主题旅游景区。近年来，下关茶厂发挥自身独特资源优势，将

传统茶叶加工与现代观光旅游结合起来，以“工厂+博物馆+茶馆”的模式设计旅游线路，成为一个集茶叶加工、研发、展示、体验为一体的工业旅游基地，受到游客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并入选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昆明钢铁厂依托老厂区完整的生产、生活设施、设备，打造“云南工业文化博览园”，开发出工业遗址观光游、工业文化体验游、生态休闲游等多条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和研学。

二是将工业遗产融入周边旅游线路、体系中，形成“工业遗产+”的旅游新组合。云南工业遗产项目的周边地区，大多分布有其他旅游资源、景区和线路，各工业遗产项目在开发打造自身特色旅游项目（产品、景区）的同时，应与周边旅游资源、景区、线路相互融合，成为区域旅游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借力、相得益彰，共同做大做强。如易门铜矿在开展铜文化展示、体验、研学等工业观光游的同时，与绿汁江峡谷风光、公路大桥等周边地区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推出“工业遗产+文旅教康农”的区域旅游组合产品，打造以易门铜矿为核心的铜韵绿汁景区，并于2024年12月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三是服务旅游购物需要，开发工业遗产内涵旅游商品。云南历史时期生产的许多工业产品既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实用价值，又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可以根据旅游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和生产，以满足游客的购物需要。如易门铜矿、个旧锡矿等矿区可开发一些服务旅游购物需要的铜、锡生活用品、工艺品等，凤庆茶厂、下关茶厂可生产服务旅游市场的特制茶叶产品等。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边疆研究

明初云南的边防建设

刘欣

明洪武十四年（1381）三十万明军征云南，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平定云南。此时的云南外有强邻环伺，内有叛伏不定的众多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因此，建设强大的边防不仅是云南地区稳定，更是明王朝西南边疆稳定的关键。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强大的云南边防，可以西向侧翼西番，维系茶马贸易保证明军军马供给；东向则进入广西拱卫海防，策应海上丝绸之路。历经洪武、永乐二朝，云南边防得以完成，这对明王朝西南边疆的稳定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边防指导思想

明初洪武、永乐二帝提出“守备为本”的边防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屯田练兵的边防保障措施，设计和规划的边防方略，使云南边防由“内防”到“内外兼防”成为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明军平定云南后，云南众多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并没有完全承认明王朝的统治，洪武一朝云南发生的叛乱竟多达十四次。这一时期云南边防主要是立足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内防”。如明朝对滇东、滇东北、滇西各地的平叛及相应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在平定大理后，明军迅疾攻占了滇西重镇永昌府（今保山市），并建金齿卫驻军防守；在鹤庆路置鹤庆府，在丽江路置丽江府；在车里（今西双版纳）、平坝（今德宏）等民族地区设土司管理制度。永乐朝随着新卫所、府治城不断地向民族地区推进，以及明军完成由野战到镇戍的转变，边防的“内防”功能仍在强化。同时，随着土司制度的不断完善，云南边疆地区逐渐形成“十宣慰司、二御夷府”的格局。在靠近内地的边区，明廷大量设置卫所于其间，起到军事拱卫的作用；对于更边远的地区，明廷继承并发展土司制度，招抚各民族上层进行统治，更多地具有羁縻性质。

“十宣慰司、二御夷府”的设置，标志着在“守备为本”的边防思想下，云南边防由“内防”到“内外兼防”的完成。

边防军事指挥系统

明王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置五军都督府，在地方实行都司一卫一府体系。

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云南都指挥使司，简称云南都司。它是云南最高军事机构，隶右军都督府，建都司衙署于云南布政司西南（今昆明主城胜利堂一带）。云南都指挥使司长官为：都指挥使，负责掌印和统管云南都司事务；都指挥同知，负责督察屯田；都指挥僉事，负责操练。衙署内置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都指挥司下设驻各地的参将，如分守临元参将，驻临安（今建水城）；分守永腾参将，驻永腾（今腾冲市）；武寻参将驻武定。统辖巡抚标、总兵标。如设分巡安普道、分巡临元道、分巡洱海道、分巡金沧道等；设金腾兵备道、临安兵备道、曲靖兵备道等；以及沾益守备、洱海守备、姚关守备等。

云南共领20个卫：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中卫、云南后卫、广南卫、曲靖卫、越州卫、平夷卫、六凉卫、楚雄卫、大理卫、大罗卫、洱海卫、蒙化卫、永昌卫、腾冲卫、澜沧卫、景东卫、临安卫。9个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安宁、宜良、易门、杨林堡、武定、木密关、凤梧、十八寨等；11个分隶于卫的守御千户所：鹤庆、永平、姚安、中屯、新安、镇安、镇姚、定远、定雄、马龙等。

都指挥使司统管云南军事，包括边疆防卫，重要军政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镇守，卫所屯田和募兵等，凡边疆有警和遇战事由都指挥使司会同云南布政司、按察司共同奏报和处置。云南都司的管理也具有边疆特色。从永乐年间开始，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归附，所设政区往往由云南都指挥使司直接管辖，如永乐元年春正月，“设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五长官司，隶云南都司”，永乐三年秋七月，“设孟良府，隶云南都司”，又改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这些军民指挥使司多冠以“军民”二字，是专门设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并领有实际辖区。其管辖有三类居民：在一定的地方屯田，由招募的粮食折成盐价并运到指定的边地军队粮仓，以此换取官府盐场或盐井的“盐引”。例如洪武十四年，为解决征南大军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再如麓川土司进攻景东后，金齿地区驻军为保证军粮储备，于洪武十九年（1386）恢复开中制。

正是在以粮为先、屯田自给的后勤保障思想下，明初边防后勤保障由依赖本土后勤支持转变为基本的自给自足。

边防是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明初云南从边防指导思想、军事管理体系、边防工程建设、边防保障等方面，建设了具有云南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边防体系。历史雄辩地证明，边疆只有稳定，各族人民之间、交流和交融才有保证；国与国之间只有和平，才能更好地实现文明的互学、互鉴。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入滇，即